

文化政策所匱乏的想像空間（上）

當傳統遭遇生活 讓我們看到「人」的存在

七月，美國，當這兩個詞同時出現時，我們除了美國獨立日之外，還能聯想到什麼？與中國與香港與我們，這兩個詞又有什麼關係？

倘若我們將視野放眼華盛頓，美國國慶前夕的「國家大草坪」，便會發現，這刻，這裡的主角是中國，或者說，是香港。

2014年的史密森尼民俗節以中國為主題展示國，而香港「進念·二十面體」的藝術家榮念曾更特別受邀為民俗節設計了一件竹棚花牌巨型裝置，作為展覽聚焦中國的一部分。與榮念曾的巨型花牌同時出現在華盛頓國家廣場的，還有講閩南話的泉州木偶劇團、來自遙遠黑龍江的靺鞨刺繡、來自貴州的侗族人文生態博物館……在美國人看來，這些統統是來自中國的藝術。他們的定調是「中國：傳統與生活的藝術」。

原來，當傳統遭遇生活，藝術的可能性，便已經展開。

■文、攝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賈選凝

理解文化， 在於理解「人」

民俗，在一般意義的文化想像中，帶有「小眾」、「少數民族」等鮮明的地域色彩，但史密森尼民俗節更想呈現的，則是「人」。

這個始創於1967年的美國民俗文化展覽、初期只局限於呈現一個「美國民俗節」，80年代後期開始引入國際節目，到上世紀末已全面放眼國際。史密森尼民俗與文化遺產中心（Smithsonian Center for Folklife and Cultural Heritage）的項目策展人James I.Deutsch也是今年民俗節的策展人，他告訴我們，重要的是呈現出多元文化在怎樣形構和影響着人們的生活——文化的展示，只是那層表面，理解文化的更深意義，在於理解文化背後的人。

在James看來，民俗並不是用一種獵奇的視角去展現「異國情調」，而是living culture：正在流動和發展的有生命力的文化。所以縱觀史密森尼民俗節的發展過程，也是一場美國民族對各種「正在發展中」的族群文化的不斷理解、吸納，與融為一體的過程。從早年在節目中反映移民社區文化，到後來引入國際節目後對太平洋諸島原住民後裔、墨西哥農業傳統，以及美國亞裔非裔文化的關注。不丹的手工佛教寺廟和NASA的火箭發射示範可以同時出現在這裡，一個世界有許多種聲音，而同時聽到它們並讓這些聲音之間有機會聽到彼此，就是史密森尼民俗節的意義所在。

Sojin Kim是負責民俗節中國際項目的策展人，這位亞裔美國女性談到今年為何會邀請榮念曾的花牌參展時表示：「Danny是個能把傳統與現代結合得很好的藝術家。」她進而補充「其實當我們想要呈現某種文化時，並不想一概而論，不是要一下就看到一個整體，我們也想看到『個人的』——但又能夠駕馭傳統的，有想像力的內容。」

■上世紀80年代，史密森尼民俗藝術節還是美國國內的民俗節。



■史密森尼學會屬下的Smithsonian Center for Folklife and Cultural Heritage 2011年的作品：《孤兒塔》，關照南非艾滋病兒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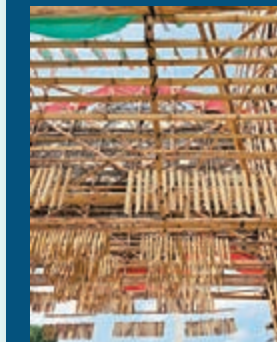
■竹棚花牌巨型裝置，作為展覽聚焦中國的一部分。

從西九出發：巨型「花牌」背後的啟示

眾所周知，榮念曾的「天天向上」花牌是從「西九」走出去的。這件美國史密森尼民俗節有史以來的最大型裝置作品，設計的靈感和原型來自「西九大戲棚」的竹蓋戲棚。「西九」的官方宣傳文稿中也褒讚這件作品「同時把傳統和現代藝術，與文化、集體創意及藝術交流有趣地融合一起。」

乍一看覺得背後行銷香港藝術走出去的推手理應是西九文化區，但事實卻相反。所有的想像與創意都是榮念曾個人的創意與嘗試，西九給他的僅只是後期資金和宣傳上的一些協助。換句話說，這座闊40米高10米、在美國「國家大草坪」上一出現就以文化地標的姿態牢牢吸引了人們視線的巨大花牌，完全是藝術家自己受邀、構思、動手、再尋求政府從旁協力的成果。在香港做藝術家似乎就是如此，一切的一切都要親力親為，官方不會主動提出這種具有vision的文化策略，也不會想到「竹文化」與「花牌」的組合，是能夠將香港文化用一種很grand的形式推廣出去的方式。

榮念曾最初答應美國主辦方那邊的邀請，是看



■用竹子做成的竹鈴，掛在花牌中，風吹過時，會發出悅耳之音。



中「國家大草坪」這個場地。一邊是國會大廈，另一邊是華盛頓紀念碑，又適逢史密森尼民俗節選了獨立日前人流最密集的timing，有國家哲學的意味在其中。他認為這個時間點上在這個美國最重要的文化區做自己的作品，很有意思。作品開始製作後，包括建築條例防火條例的諸項安全討論，要一樣樣和美國人談，談的過程本身就是文化交流。榮念曾認為「文化交流的過程其實就是要反映出大家的文化差異，再在其中尋求共同點，這樣一來，文化才能發展。」

花牌具有慶典的意味，有嶺南式的傳統喜氣在裡面。而與「天天向上」的主題相伴的則是一系列以「天」字打頭的四字成語，並糅入許多民間俚語，甚至道德經中的字句。榮念曾對文字有興趣，是因為他相信不同的語言文字之中所蘊藏的哲學，所以這次在花牌的字體上天下功夫，每個字一個graphic，大字、小字、字與字、詞與詞、成語與成語之間的微妙關係，構建出了對作品的新的解讀空間。再在竹棚內外掛滿竹鈴，如果在一個寧靜的清晨走到這巨型花牌下，就能聽到鈴聲拂過掠起的輕靈聲響。

文化交流應該有很多入口，所以榮念曾一開始的想法是「換個角度看彼此」：讓觀眾可以從花牌中間穿過去，看看花牌兩面的不同。這個想法後來由於安全方面的考量並沒被主辦方採納。但花牌兩面仍大有不同，一面是傳統的大紅，另一面則用了綠色。從香港過來搭建竹棚的師傅覺得與傳統做法不同，但也無可無不可。

另外有趣的事是，其實全香港仍在做竹棚這種傳統手藝的公司只剩下5間，榮念曾這次帶去美國的都是最年輕的師傅。搭竹棚時每三四尺綁一段，不靠尺子計量全憑師傅的經驗。記者在現場見到皮膚黝黑、滿頭汗水的師傅周啓豪，這個非常年輕的男孩卻投身於竹棚技藝的古老行業，而這次來美國，對他也是新的衝擊。他說：「總有美國人會停下來好奇地問我們，在做的是什麼？」



■福建泉州木偶劇團的現場表演

清晰的文化目標 必不可少

而在「中國：傳統與生活的藝術」中的其他節目，雖然包羅內容不少，既有泉州木偶戲、渤海靺鞨刺繡，也有侗族少數民族村落的展示，但整體上給人的感覺，仍然各自分散在不同的帳篷中，缺少一種整體哲學。榮念曾對此的看法是「因為整個籌劃的過程中缺少一個好的藝術總監。」

他舉了去年香港光華台灣月以「野台戲」為主題這一例子。「野台戲打破框架，那種哲學就很清晰，而不是只局限在幫劇團演出露臉的層次，你會看到背後規劃者對活動目標的清楚定位。」但中國這次雖然帶到華盛頓的各種節目也是遍地開花，卻看不到一個中心哲學——到底要present什麼樣的民族特質給人看？於是活動就很容易流於各自分散擺攤的狀況，難以凝聚給別人留下記憶的主題。

所以一個好的藝術總監必不可少。帶着一個好的目標則更為重要。當我們不去sell異國情調時，可以讓人看什麼？榮念曾認為，香港政府在推廣香港的文化和藝術品牌方面應該有長遠的藍圖。「而不是像現在這樣，既沒有國際文化目標，又沒有大中華文化目標。」方法的推動背後，或許首先仍需要有更清晰的思考。



■來自黑龍江的渤海靺鞨刺繡



■今年民俗節主題為「中國：傳統與生活的藝術」

在中國文化裡代表什麼？」而在香港，幾乎沒有人在街上會專門停下來對他的專業表示好奇。文化有時恰恰是因為「走出去」才被人更加珍視，再將自豪反饋回來。

一件巨型花牌「走出去」，就能激發不同膚色和地域的觀眾對香港這門傳統技藝的好奇。但事實上，香港難道不是比華盛頓更具有窗口意義的國際化平台嗎？美國人可以吸引網羅全世界的技術、知識以及審美，每年去集中體現某個群體的某一種傳統的創造力，香港又為什麼不可以有類似的視野與野心？或許重點，仍然在於「人」。

縱觀西九文化區目前的規劃藍圖，我們看得到的有戲曲中心、有M+、有小型藝術展館、有已經委聘荷蘭和香港聯合團隊設計的演藝劇場，但除了這些大興土木的冰冷場館，我們卻並看不到「人」——人可以怎樣活用西九這地方？民間的力量可以怎樣在西九的土地被生發、被聚焦、被看到、被全世界所關注？這才是我們更為迫切想看到的內容。

單以民俗為例，西九是否也可以將這一部分列入節目規劃之中，不是只有戲曲能夠代表民間，竹棚花牌、傳統手工藝，甚至新界原居民的土地耕種，都是民間力量所在。而更重要的層面則在於國際交流，目前M+、戲曲中心各做各的分內事，又有多少資源能被撥出來專門推動教育、交流、研究、發展，甚至是本土藝術家的創作？

藝訊

24件歐洲先鋒派作品昆明首展 畢加索羅丹在列

日前，為慶祝中法建交50周年系列活動的壓軸展覽——《歐洲先鋒派·恩特林登博物館20世紀藏品鑒賞》在昆明開展。畢加索、羅丹、萊熱、德勞內等22位歐洲藝術大師的24件館藏之作亮相昆明市博物館，為觀眾呈現歐洲現代藝術的發展軌跡。

本次展覽展出的24件作品包括畢加索的《坐着的女人半身像》、羅丹的雕塑《絕望的年輕人》、皮埃爾的《諾曼底風景》、德勞內的《鸚鵡靜物寫生》、魯奧爾特的《內心深處》等等。這些作品幾乎涵蓋了法國20世紀的重要

藝術成就，為國人開啟了感受法國藝術的窗戶。

24件作品的作者大多都曾在歐洲的藝術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，畢加索便是其中最受矚目的一位。人們都說20世紀是屬於畢加索的世紀，當時沒有一位藝術家能像畢加索一樣，畫風多變而盡人皆知。天蠟座的畢加索一生有上百個情人，他的很多作品，都是以女性為題材。此次參展的《坐着的女人半身像》創作於1960年，是畢加索在立體主義時期的代表作之一。袒胸的女人半身像，是畢加索許多作品裡

都表現的內容。

除了畢加索，羅丹的雕塑作品《絕望的年輕人》也在觀眾中引起了不小的轟動。《絕望的年輕人》，創作於1882年，同樣是羅丹代表作系列之一。「世界上並不缺少美，而是缺少發現美的眼睛。」這位被譽為歐洲雕刻「三大支柱」之一的偉大藝術家用超乎常態的肢體語言來表達青年人的思想掙扎，形象的體現出青年人的痛苦，讓人似乎能夠感受到那種痛苦。

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茜茜 昆明報道

■市民在觀賞歐洲先鋒派的作品



■《歐洲先鋒派·恩特林登博物館20世紀藏品鑒賞》開幕現場

